

叶兆言 著

# 走進夜晚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叶兆言 著

# 走進夜晚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进夜晚/叶兆言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3

(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3789-3

I. ①走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2557 号

责任编辑: 郑理

封面设计: 杨志麟

美术编辑: 王志伟

走进夜晚

叶兆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[csbcm@publicl.sta.net.cn](mailto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)

网址: [www.sbcm.com](http://www.sbcm.com)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89-3/I·2902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故事。一旦进入写作状态,除了写下去,别无退路。

——叶兆言

## 目 录

第一章 / 1
第二章 / 19
第三章 / 46
第四章 / 76
第五章 / 100
第六章 / 129
第七章 / 158
第八章 / 185
第九章 / 221
第十章 / 256
第十一章 / 290
第十二章 / 318
尾声：今夜星光灿烂 / 335
后记 / 340

# 第一章

## 1

这事一开始就有些糟糕。接到报案电话时,即将退休的警官老李因为前列腺发炎,在厕所里脸憋得通红,尿不出尿来。“你老是想要撒尿,其实膀胱里大概什么都没有,”老李愁眉苦脸回到办公室,对刚挂上电话的小朱说,“要是夜里临睡觉前,你不当心喝了一小杯水,那好,这一夜你就没完没了的起来吧。谁的电话?”

“老李,这下子好,又碰上好事了,”小朱捋了捋披在肩上的长发,这是她的习惯动作,“民主路派出所的电话,说是那边的工地上,发现一堆早就干枯的死人骨头,让我们派人去看看。”

“死人的骨头?”老李刚要松开的眉头又紧锁上了。

“喂,你看谁去呀?”小朱用笔在本子上登记,不当回事地问老李。她是个很好看的女子,刚刚从公安学院毕业,目前正处于见习阶段,然而她好像已经完全熟悉了这一类工作,处处都显得很老练的样子。新式的警服仿佛专为她设计似的,警服上金光闪

闪的装饰物，硬邦邦的垫肩，恰到好处地衬托了她身材。她的身材完全可以去当模特。

老李立刻明白自然又得他亲自去跑一趟。五个月以前，老李和他的老搭档警察小张一人晋升一级。晋升的意义略有些不同，对于差不了几天就满六十岁的老李来说，升一级意味着他即将退休，升一级意味着他的工作已经干到尽头了。这些年来，老李似乎已习惯了和小张一起办案，自从小张调到八处去当副处长以后，老李发现自己办什么案子都有些说不出的别扭。他不止一次申请为他重新派一名助手来，他需要一个固定的新搭档，但是局里每次都敷衍他。

小朱已经在本子上写完了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等老李做指示。她注意到了老李脸上因为前列腺炎引起的不安表情。老李皱了一会眉头，决定带陆华荣和小朱一起去现场看看。年轻的陆华荣是刑警处最喜欢开玩笑的人，是一个油腔滑调的活宝，他坚决反对三个人同时出门。“不就是一堆死人的骨头吗，要去，用不着三个人去。老李，你要是相信我，让我和小朱一起去就行了，”陆华荣对小朱挤了挤眼睛，“要不，就你们俩去吧。”

小朱笑着问：“你干吗不去？”

“要去就咱俩去，人多了，我可不去。”

“那好，小朱，就我们俩去。”老李走到衣架前，拿起自己的警帽，往头上用力一扣，自顾自出了门。临出门，他听见陆华荣还在和小朱说笑。如今就算是在警察局里，也一样能听见这些不严肃的调笑，老李相信这些都是从外国警匪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，好

像不说些油腔滑调的话,就不是精明强干的警探似的。

“老李信不过我和你在一起,这有什么办法?当然,你和老同志在一起,各方面都安全一些……”陆华荣怪声怪气地说着。

小朱笑呵呵地骂了一句什么。

## 2

老李骑在已经发动的摩托车上等候小朱。小朱拖拖沓沓迟迟不来。一阵又想尿尿的感觉,弄得老李有些坐立不安。他开始后悔叫小朱和他一起去。前列腺有毛病,再和一个女搭档一起干事,怎么说也有些不适合。

前列腺炎这毛病和害怕退休的恐惧,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老李身上。作为一个成天被不同的案子纠缠得昏头昏脑的老警官,一想到退休以后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,他便忍不住心烦意乱。这是一个不能不想的问题。事实上,几年来,老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退休做着准备。有一阵子,他甚至已经打定主意,要和离婚多年的妻子复婚。退休意味着一个人已到了万事省心安度晚年的时候,老李觉得事过多年,自己再没有必要耿耿于怀斤斤计较,不肯原谅妻子当年对他的不忠行为。一切也许都应该看在他和前妻共有的孩子榕榕身上。现在榕榕自己也已经当了母亲,她和当警官的父亲平时很少联系,但是却为他们的复婚花了不少气力。

复婚在一段时间内好像已经要成为现实。前妻主动去老李住的地方帮他洗衣做饭,而且堂而皇之地准备长期留宿在他那



里。旧日的爱情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复活,相反,前妻的过分主动,激起了老李埋藏心里多年的妒意。妻子赤条条和情人躺在床上情景,像电影上的慢镜头,一次次出现在老李的脑海里。老李从心里已经原谅了前妻,但是他忘不了这些不愉快的镜头。

老李好像害羞的男孩子一样,在关键时刻一走了之。他吞吞吐吐地告诉前妻,说自己这么做,只是害怕被同事们笑话。既然还没有正式复婚,防止别人背后说闲话仍然十分必要。他就这么打发了前妻,毫不犹豫地把她再次从自己身边赶了出去。“要么是我太老了,要么便是她太老了,”在一次凶杀案的调查间歇中,老李向他的老搭档小张说出自己的疑惑,“我这心里总是在纳闷,都这么一把年纪了,再睡在同一张床上,究竟还有没有那个必要。”

“问题也许不在是否必要,而是看是否需要。”小张递了一支香烟给他。老李平时不抽烟,逢到抽烟,都是心情特别混乱的时候。“她恐怕已过了更年期了吧?”小张不当一回事地随便问了一声。

老李要复婚的消息,立刻在局里传得沸沸扬扬,连一向不和人开玩笑的老局长,见了老李,也问他什么时候正式办喜事。办公室里的同事更是肆无忌惮地给老李出主意。大家一致的意见,就是老李在婚姻上吃了大亏,临了再和一个老太太复婚太不合算。破镜重圆并没有太大的意思。“老李,你若是想找,什么样的找不到,好马不吃回头草,水泼到地上,就别想再把它收回到盆里来,她当年偷了人,以后又嫁过人,这样的女人,你还要把她收

回来,也太给我们当警察的丢人了。”陆华荣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,他知道自己的话触到了老李的痛处,说完了赶紧溜。

小张体谅地说:“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感情基础。”

“都到这岁数了,还谈什么感情基础?”老李苦笑着。他很不乐意自己的事,在办公室里让别人当笑话来议论。他显得心事重重,别人说过的话,一句句实际上都钻进了他的心灵深处,“不过是觉得老来该有个伴而已。其实我也是知道,一个人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,真要添了个什么人,说不定还会不习惯呢。”

老李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复婚的诱惑。前妻和别人赤条条躺在床上做爱的慢镜头,无数次地在他脑海里反复。这是一个不可抹去的记忆。如今的前妻已经整个地失去了过去的魅力,浑身上下的肉都已松弛,到处都是紫颜色的老人斑。她的笑总仿佛很做作,说的话永远俗不可耐枯燥无比,饭量却大得惊人,一睡着就像死猪似的打呼噜。老李做梦也不会想到,自己竟然会比想象中的更恨他的前妻。他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,这种发源于内心的反感就越强烈,越控制不住。他突然发现复婚对于他来说,简直就是一场大阴谋。前妻的目的太显而易见,她想复婚,和性欲和感情全无关系,说白了只不过是为了占据他的房子。她是一个入侵者,看中的只是房子,只是一套局里特批给老李的三室一厅的住房。她的用意太明显了,明显得让老李忍受不了。

没有女人的老李,长期以来像小鸟一样的自由自在。作为警探,这样的自由自在十分必要。电影电视上的警探常常为处理不好家庭矛盾而烦恼,为了让妻子独守空房,为了不能在星期日陪

儿女去公园,没完没了地怄气吵架。自从一个人以后,他似乎很少想到自己曾经结过婚,很少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叫榕榕的女儿。眼见着便快退休了,老李不得不承认自己充满了重新钻入鸟笼子的愿望。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:

我想有个家

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

但是复婚的念头必须到此为止,已经结束的故事就应该彻底结束。如果老李还打算再一次结婚,打算重新钻入一个新的鸟笼子,那就干脆重砌炉灶,一切从头开始。一个人既然有选择的机会,他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。

老李变得像一个对未来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一样激动不安,和一个对自己完全是陌生的女人一起安度晚年,使老李对即将来临的日子,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期待感和新鲜感。想入非非神魂颠倒,通过别人的热情介绍,他终于找到了一位从各方面来说,都算得上称心如意的对象。他结识了一个叫杨群的女人,从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了她。真是天作之合,这个叫作杨群的女人,多少年来,好像一直就在等着嫁给他。万事俱备,一切都特别的顺利,就等着结婚了,老李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列腺发了炎。

### 3

最早发现尸骨的是在工地施工的农民工阿狗。在挖掘路基的过程中,阿狗捡到了那根早已发黄的大腿股骨。起先还以为是

一个树棍子,很快发现不是,阿狗人来疯地拿在手上当棍棒似的舞了一阵,很招摇地举着那根白骨和一起干活的农民工哄闹。

立刻围了许多人来看。阿狗受到了鼓舞,扔去手中的白骨,继续兴致勃勃往深处挖掘,不一会,又在同一地方,挖出了另一根大腿股骨。等到整具尸骨被挖出来,工地上已人山人海乱成一片,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。正是下班的高峰,许多人从这路过,人挤人,越挤人越多。

不止一个人想到了这种事应该报警,然而很长时间内,并没有任何人这么做。处于高度兴奋中的阿狗像捧一个足球那样,小心翼翼捧起早已塞满泥土的骷髅,恶作剧地往人群中猛抛过去。顿时一片惊呼,人群像叮在垃圾堆上的苍蝇,轰地一下子散开,又很快地再次聚拢起来。

骷髅落在了地上,仿佛足球一样滚了几下。一位推着自行车衣着时髦的女士,脸色恐怖忙不迭往后退,脚底一滑,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工地上,立刻引起了看热闹的人的一阵哄笑。她十分恼火地爬起来,一边连滚带爬地站起来,嘴里一边叽哩咕噜骂着阿狗:“神经病!”

阿狗兴致勃勃赶过去追那个骷髅,赶到骷髅面前,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捧起来,对四处不怀好意地张望,看看是否有更合适的地方可以扔过去。他故意做出要扔的架式,一会往东,一会往西,龇牙咧嘴地怪笑。看热闹的人身不由己直往后退,都怕他朝自己这边扔过来。

一位又粗又壮的小伙子喝道:“狗日的你疯什么,究竟是什么”

么鸟东西,让我们看看清楚。”

阿狗把骷髅朝说话的小伙子的那个方向扔过去。又粗又壮的小伙子连忙低头,骷髅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过去,正巧砸在一个老汉怀里,老汉在原地手忙脚乱地抖动,情不自禁地再将骷髅抛向空中,骷髅在半空中潇洒地翻着跟头,然后重重跌在地上,就好像一个熟透的西瓜,当场摔成了好几片。又粗又壮的小伙子暴跳起来,大声说:“狗日的,你找、找死是不是!”

阿狗见真把人家给惹急了,也有些害怕,呵呵呵咧着嘴傻笑。工地上的人开始议论纷纷,有的神情严肃,有的嘻嘻哈哈,东一堆西一群地说着这事。

“这事应该报告派出所。”

“说不定就是桩谋杀案呢。”

“是呀,这乡下人也是的,什么都不懂,这弄不好就是人命案子。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尸骨呢?”

工地负责人这才意识到问题可能有些严重,不得不站出来说话。这负责人是一个包工头,穿着一身质地不怎么样的西服,手上戴着一枚黄灿灿的大金戒指,板着脸训了一通阿狗。阿狗神气活现的劲头顿时全没了,耷拉着脑袋,想笑,老是笑不出来的样子。看热闹的人渐渐散去,工地负责人让阿狗把骷髅依然搬到原来的地方。

垂头丧气的阿狗再一次捧起已经四分五裂的骷髅,在众目睽睽之下,把骷髅往原先的那个坑里一扔,觉得非常晦气地对自己手上吐了一口唾沫。

想尿尿的感觉一路刺激着老李。以往和小张一起办案,驾驶摩托车的总是小张,好久不亲自驾驶,老李感到自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操作自如。他老有一种裤子已经湿了一块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让他感到有些分心。

老李的前妻为复婚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她年轻时是一个既要面子,又十分好强的女人。她和老李是在一次联欢活动上认识的,认识不久,有人为他们做媒,两人都没推辞,事情就算订下来。在结婚以后的日子里,很长一段时间,老李不知道如何才能称她的心。她几乎是刚结婚就后悔了。她是一家省级机关的打字员,平时喜欢看小说,看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,打字员是一个很空的差事,老李的前妻不仅在家看小说,上班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看。

也许老李离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上的男主人公相去太远,还是在蜜月里,她就对自己的丈夫屡屡流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。她不喜欢老李从事的职业,一再声明当初嫁给他,只不过是一念之差。她眼里的老李只是个粗人,只是个体魄健壮性欲亢奋的男子汉,成天就知道办案缉拿凶犯,办案回来脑子里想的仍然还是案子。老李似乎对凶犯比对她更有兴趣。他们不过是住在一套房子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,有什么想法,谁都懒得和对方说,说了对方也不会感兴趣。

他们在同一张床上睡了许多年,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

过。她总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做爱,每次都有一种不得不尽义务的态度来接待老李。她规定老李只可以每周和她过一次夫妻生活,而且一定要固定在星期六的晚上。星期六的晚上成了唯一的法定日子,在这晚上,老李要是觉得不满足,来两次三次都可以。多少年来,老李一直觉得前妻的性欲过于冷淡。这种冷淡,对于身强力壮的老李无疑是一场灾难。有一次,憨厚的老李终于忍无可忍,悻悻地说:“又不要你做什么,你何苦这么斤斤计较?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,老李的前妻突然改变策略,开始不再拒绝老李。她仍然无动于衷,一如既往接待着老李,有时候照样睡她的觉,甚至轻轻地打着呼噜。夫妻生活变成了一桩非常无聊的事。在老李为那些烦人的案子,纠缠得失眠的长夜里,他翻来覆去,临了忍不住把手伸向她的时候,惊醒过来的她要么继续睡觉,要么以极不耐烦的口吻让他快一些。她像打发什么似的打发着他,结果害得老李每一次事后都深深的后悔。

“我并不是你的安眠药,”老李的前妻在一次事情正进行的过程中,打着哈欠对他说。

当复婚差一点成为事实的那段日子里,老李情不自禁地就会想起她说过的这句话。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老李,使得他对前妻有一股不可原谅的仇恨。老李的前妻再婚不久,再嫁的那个丈夫就生病死了。这消息传到老李的耳朵里,老李没有幸灾乐祸,但是也没有产生什么同情心。他十分冷静地去拜访了前妻,去看了看当时还没有念中学的榕榕。前妻显然对榕榕灌输了什么,老李去了以后,榕榕躲在自己的房间里,不肯出来见他。

“老李,你怎么了?”老李将摩托车开到工地上,小朱从车斗里跳下来,奇怪他怎么会眉头紧皱,一声不吭。

无论是在路上,还是赶到工地以后,由派出所的老王领着,挨个地听现场的目击者汇报,老李都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他那种不高兴的样子,让别人感到很不自在。派出所的老王一再解释说:“等我们赶到时,现场已经被破坏了。我们一接到报告,就赶来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现这些尸骨的呢?”小朱十分认真地在小本子上做笔记,刷刷刷写了一阵,又抬起头来问,“真是两个小时以前?”

现场的观众和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,为发现尸骨到底是不是两小时以前,争得脸红脖子粗。派出所老王不得不大声呵斥,让喋喋不休的人立刻住嘴:“捣什么乱,到底是多少时间?一个一个说。”

安静了片刻,又是不着边际地争吵。工地负责人突然发现作为第一个目击证人的阿狗不知钻哪去了,连忙派人去找他。老李一直紧皱着眉头不吭声。大家见他对此事好像根本不关心,全都七嘴八舌地围着小朱。有一位好奇的小伙子甚至踮起脚来,偷看小朱究竟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。派出所老王继续介绍情况,指着大片的废墟说:“这一带,原来是个大户人家,后来破落了,房子



都租了出去,这一租出去,也就乱了套,拆迁时,就这一片房子的事难弄……”

阿狗又被找来继续问话,他结结巴巴,眼睛瞪多大的,有些发急。

“这儿附近有厕所吗?”老李冷不防地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厕所?”派出所老王吃了一惊,手抬起来,指着不远处,“拐角那儿有一个,就那。”

“那厕所早就扒掉了,”阿狗想不到派出所老王连这都不知道,被找来问话的那一点紧张,立刻没有了踪影,“早八辈子就没了,我们刚来修这条路的时候,就没了。哪儿有什么厕所,哼!”

一个农民工从一个堆建筑材料的小棚子里走出来,一路走,一路大大咧咧地束着腰带,显然是刚刚方便过。老李顾不上别人会怎么想,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那个小棚子。他迫不及待的样子,实在有失身份。小朱和派出所老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,直到他完全消失在小棚子里的时候,才重新继续已经重复了许多遍的调查。

“怎么会过了两个小时才报告的呢?”小朱又一次提出这样的疑问,这一次她只是随口问问,因为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她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在想,老李这人怎么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份。

派出所老王耸了耸肩膀,表示这问题似乎已经没必要再回答。他的年龄也不小了,不愿意自己像汇报什么似的说个没完。